



雍容天下

卷下

秋若耶

晋江文学城幽默宠文小天后秋若耶诚意之作
她当与谁共谱盛世繁华，相守于这雍容天下？

【俊美太傅】【妖尊皇叔】【心机太医】【尔雅状元】

流落民间三年的女帝重返朝堂，掀起帝都风云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雍容天下

秋若耶

她当和谁共谱盛世繁华
相守于这雍容天下？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雍容天下 / 秋若耶著. —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139-1346-1

I. ①雍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3309号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6

雍容天下

YONGRONG TIANXIA

出版人	许久文
作者	秋若耶
出品	大周互娱
总 监 制	杨翔森
责任编辑	郭长岭 刘 芳
特约编辑	谢凌英
封面设计	小 乔
版式设计	李映龙
出版发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	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
邮 编	100102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660mm×960mm 1/32
印 张	34.5
字 数	6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139-1346-1
定 价	56.8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——— 第二十二章
坐朝问道
- 014 ——— 第二十三章
冲冠一怒
- 027 ——— 第二十四章
紫微星降
- 040 ——— 第二十五章
拨云见日
- 053 ——— 第二十六章
古刹幽情
- 066 ——— 第二十七章
荐选贤良
- 080 ——— 第二十八章
率土之滨
- 094 ——— 第二十九章
天子门生
- 104 ——— 第三十章
微服出逃
- 118 ——— 第三十一章
选妃名册

目录

CONTENTS

- 133 ——— 第三十二章
拱手河山
- 146 ——— 第三十三章
求娶陛下
- 159 ——— 第三十四章
巫阳画舫
- 171 ——— 第三十五章
册为凤君
- 185 ——— 第三十六章
御驾亲征
- 198 ——— 第三十七章
帝辇之下
- 213 ——— 第三十八章
一步之遥
- 229 ——— 第三十九章
巡幸东海
- 240 ——— 第四十章
雍容天下
- 260 ——— 番外
育儿手记

马车行驶到宫门外，车身简朴，毫无悬念地被阻拦住。守城兵丁前来盘查，姜冕人未露面，手递窗外，修长五指微张，如幽兰绽放，掌心躺着一枚刻有“一品”二字的腰牌。

当朝一品，只一人。守城兵丁是见过世面的，见到这样一块分量十足的腰牌，立即知晓车内之人是谁，躬身而退，号令放行。

马车入宫，直奔主道。路上陆续赶来上朝的文武百官也有乘车的，还有骑马的，然而纷纷退避道旁。有些保持沉默，有些脾气暴的当即开喷：“从前怎么不见他张狂？做了一趟巡按，回京就盛宠不断，谁知道寻了什么狐媚偏方，媚主惑君，张扬跋扈，董贤第二！”

有人惊劝：“李学士慎言哪！”

“哼，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！君臣师徒，败坏朝纲，奸佞当道！”

我在车内笑得前仰后合，姜冕一脸淡定，埋头继续看奏本，抽了一支随身带的笔，在某本奏折上画了个大大的叉。

我瞄了一眼，奏本署名：翰林院大学士李简。

马车绕过前殿，奔入后宫。姜冕率先下车，再半抱半扶了我下来，我们逃难似的，弃车马，快步往宫内赶。谁知，宫门口守着一人，素衣清雅，负手而立，将我们一路的搂搂抱抱看在眼里。

我与太傅齐齐刹步在台阶上。

我小声道：“太医哥哥。”

太傅冷声：“改职做门神？”

柳牧云冰冰凉凉的嗓音冷淡如水：“赶集还是逃荒？”

太傅理了理凌乱的发丝，注意了一下仪容仪表，甩袖间风流俊雅：“本官，上朝。”说罢，甩衣迈入，与柳牧云擦肩而过。

我总觉得有道火花从二人之间迸射出来。

轮到我越过时，心里没底，磨磨蹭蹭走过去：“太医哥哥，朕……朕回宫上朝，来……来换衣裳。”

柳牧云目光从我脸上掠到头顶，盯着一处：“姜冕把他那根宝贝一样的玉簪给了你？”

“朕……朕跟他借用一下。”

柳牧云目光又落回我脸上，郁色深沉：“跑出宫，一声招呼不打，两日不回，你就这么讨厌太医哥哥？”

“不不不！”我头皮一炸，感觉不会好了，赶紧解释，“我出宫只是找太傅帮我批奏本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一袋奏本是你出宫后，我让人送去的。”

我如一个充气的圆球，顿时被戳破，漏了气，气势便全没有了：“其实……我就出宫散散心……后来奏本送来……我就去找太傅了……”

“皇叔府里留宿一晚，太傅府上留宿一晚。”柳牧云言简意赅总结了我的朝秦暮楚。

我低头对手指。

“进去更衣吧。”终于对我大赦，他侧了侧身，让我过去。

溜进殿里，如同劫后余生，宫女们一拥而上，更衣加冠，束发熏香，我张着手做废人状。众人齐心协力，片刻后，我便在镜中瞧见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帝王。姜冕也从屏风后走出，换了一身备用朝服，一品紫袍，腰挂金鱼佩，顿时将我的一身风流潇洒气质给比下去了。

他瞧了瞧我，不太满意地摇头：“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？”

我亦不满：“没你长得帅？”

柳牧云从旁淡声指出：“束胸。”

我、太傅：“……”

上回大朝会，君王着大型宽袍瞧不出来，如今平日小朝，穿收身窄衣，就必须少不了这一环。

我去到屏风后，脱了衣裳重新来。两名宫女没干过这事，战战兢兢不敢上手。我安抚她们：“没关系，用力来！”

屏风外“噗”的一声，太傅喷了一嘴茶：“差不多就行了！不要下蛮力！反正也束不大住……”

柳牧云闷道：“姜冕，你知道得是不是太多了？！”

“还好。”太傅不害臊地谦虚。

外面斗嘴我管不着，屏风后只顾得疼了：“呜呜呜……”

姜冕怒声：“告诉你们不要用蛮力！”

柳牧云出声：“松一点没事！”

两宫女吓得发抖，手一松，又要重新来。力度难以把握，用力则无法呼吸，稍松又维持不了多久，两宫女满头大汗，折腾了许久，才勉强束好。两人扶我出来，皆是泪流满面。

屏风外的两人目光在第一时间一同投向一个地方。

姜冕同情：“一定很疼吧？”

柳牧云摇头：“弄了半天就束成这样，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”

我拿镜子一看，布帛缠裹多次后，更显丰满，我摔：“束胸都是骗人的吧！”

姜冕事后诸葛亮：“我就说不要吃那么多……”

“不是太傅晚上还喂我吃东西的吗？”

柳牧云亲自去寻了一套宽松的衣袍，取来我换，这才将突显处隐去。我哀戚：“那以后怎么办？天热也要穿这么多？”

有宫女伶俐献策：“陛下可以减肥。”

姜冕瞪她：“陛下哪里肥了？不许减！”

柳牧云也为此事头疼：“不可削减元宝儿的饮食，多锻炼吧。”

于是以后每日我都要晨练，此乃后话。

折腾折腾，我终于改头换面，前去上朝。

旷朝了几日，满朝文武倒是司空见惯，没出什么乱子，既没有传说中舍命苦谏的忠臣出现，也没有言辞刻薄、拼命弹劾的御史乱入，我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。

朝臣待漏五更寒，据说我朝几年不曾见这样的盛况。大臣们非参加大朝会，一般习惯了走过场，懒散又对国君没信心的直接请假，勤勉又对国君抱了一点希望的则晚到几刻，路上边吃早餐边晃悠悠骑马上朝，走个仪式便各回各家。

于是以至于我坐到了龙椅上，放眼朝堂，还空缺了一大半。而出席的朝官则对我的出现表示非常震惊，那一个个脸上都写着“天哪，陛下居然上朝了，我的心肝承受不住”。

另有不少朝官，即便身体出席，灵魂也还没就位，不是在梦游，就是在回味昨夜与哪个歌姬共度良辰，从脸上荡漾的神情不难猜出一二。

倒是传说中媚主惑君、败坏朝纲、奸佞当道的太傅姜冕站得笔直，精神十足，与整个朝堂都不是一个画风。然而细看之下，那脸上仿佛也有着在回味什么的情绪，嘴角时而扬个小弧度，时而抑制一下，时而还是抑不住，弧度更大，含而不露，露而不扬，漾而不荡。

我得出结论，满朝男人，其实还是一个画风。

我招手示意司礼监开始。

司礼监唱诺：“开始上朝——”

大臣们纷纷苏醒，各就各位，依着司礼监的节奏三跪九叩，便要起身。

我清清嗓子，气沉丹田，沉声凝气，以便声音传得更远：“各位爱卿，且慢平身。”

几个惯性太强的大人当即站起了身，一瞅周边，发觉不对，复又跪下。

我转头对待立一旁的秉笔太监吩咐：“记下。”

秉笔太监不由愣了愣，俯身确认：“记下……什么？”

“不待君命迫不及待起身的大人们的名讳、品级、职位、入京几年、是

何出身，这些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秉笔太监被刷新了三观，震惊之后，一直做摆设的笔墨派上了用场，“唰唰”记录。

几位无意中犯错的大臣则更是惊惧交加，汗流满面，无不为自己的仕途前景战战兢兢。几人对视后，均将目光投向姜冕，大约认定了抓他们把柄的主意是姜冕授意。

太傅为了减少仇恨值，洗刷冤屈，抬头请愿：“陛下，可否念及几位大人乃是初犯，饶过这一回？”

又“嗖嗖”几道目光将我期盼地凝望。

我待秉笔太监将众人信息详细记录完毕，遗憾道：“可是已经记下了呢。”

大臣们心胆俱裂，脸色惨白。

“念及诸位都是初犯，又有太傅替你们求情，那朕就罚轻点好了。”我拿过秉笔太监手里的名册，一一看过去。

犯错待审的大臣又满怀希冀。

我一眼扫过众人：“品级各降一级，俸禄减半。各位都是世家大族出身，就各族加赋三成吧。”

满朝屏息：“……”

太傅亦是无言以对。

“这是都不同意？”我问。

有人斗胆出声：“请问陛下，各族加赋三成，年限是多久？”

我掰着指头数了数：“三……五……八……十……”

每数一个，他们脸色就白一层。

我着重看了一下太傅的脸色，果然不是那么和颜悦色，便我把掰出来的指头压回去几个：“三年为限。”

众人悲喜交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回该是庆幸还是自叹运气不佳，再看太傅脸色，勉强尚可。

不待他们松口气，我又道：“所谓满朝文武，这朝堂如此空旷，我们上朝前先点个卯吧。”

司礼监捧出名册，一一唱名，到者答到，未到的大概这时候在打喷嚏。

未到的一律画叉后，司礼监将名册躬身送呈。我大致数了数，缺席

四十五人。气氛沉重，这惨状不言而喻。大臣们不用数，同朝为官，谁来谁没来一眼可见。应卯的大臣们该庆幸大难不死了。

我合上册子，丢还回去：“未到的一律连降三级，俸禄削减六成，家族有为官者连坐，无论士庶，加赋五年。”

满朝震惊。

朝议是小事，朝议是大事。

因为百官默认我上朝只是偶然事件，他们便不指望能在朝议中商讨军国大事，但有要事，必是写在奏本中上呈，反正至少有太傅批阅，不会误事。

整顿完朝堂风气后，我便让人当朝发放批阅过的奏本。出席朝会的大臣接到自己上奏之册，翻开阅览，无一不被那幼稚的字迹和成熟的批复弄蒙了。想要一探究竟，看是不是偶然事件的大人们互相传阅奏折，阅读批语，最后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向姜冕。这批复虽不是代笔，但肯定代文了！

有人直接拿了本子上前询问：“姜太傅，这奏本是谁批的呀？”

姜冕淡淡回：“这笔迹看不出来？”

“笔迹是看得出来，乃是出自陛下手笔。然而这文笔也看得出来，乃是出自太傅手笔。”

姜冕脸皮却是厚，不以为意，反问对方：“我是何职？”

“太傅啊！”

“太傅是何意？”

“辅弼天子，天子之师，帝师是也。”

“既是帝师，辅佐天子批阅奏本，有错？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，文笔文法承袭，有错？”

“……”

太傅一句话把找碴儿的喷回去了。

“各位爱卿若无异议，就先退朝吧。待明日朝堂满员了，各位大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再议国事！”我起身离座，在众臣的跪送中，从专用通道撤了。

……

太医哥哥等在后殿，见我早早退朝，很吃惊：“陛下？退朝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我难受地直往殿里蹿。

“这么快，没议朝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……束胸难受……”

跟进来的太傅听见这话，差点绊一跤：“束胸难受，你就对世家开削？事先都不同太傅商量一声！”

我边解衣裳边跑：“朕要更衣，不准进来！”

他们若跟进来，只怕又要敲我一头包。

更衣完毕，宫女眉儿走进来，看着我感慨万分，最后终于同情道：“陛下，太上皇有请。”

我期待地问：“是有好吃的要给我吃吗？”

“……可能是吧。”

眉儿从殿后门带我出去，穿过长长的宫道，终于到了太上皇隐居避世的凤仪宫。我站在宫门前，心情有些说不清道不明，从回来后见到太上皇第一眼，就觉得哪里不对，然而那时被各种扑面而来的消息冲击得无法理清头绪。

抬头望“凤仪宫”三字，我都感觉其中有深意，充斥在太上皇身上的矛盾感又加深一层。

从太上皇、皇叔到我那音讯全无、不知死活的传说中的母妃，无不透着诡异。更有隔代传给我三枚神奇的玄铁令的传说中的开国祖父，也颇诡异。当然，念及我自身，似乎也是个诡异的存在。

深吸一口气，我迈入凤仪宫。

依旧是殿内幽香，清静无扰，重重帷帐内，有人慵懒倚榻看书。

我移步过去，正要伸手揭开重帷，被一声顿喝惊吓。

“跪下！”

“扑通！”毫无凝滞，说跪就跪，跪下后，我就有点恍惚。有记忆以来，我从未跪过谁，除了和平阳县为施承宣求情跪过姜冕，不过那时他提了我起来，并未让我全跪下，回来后面见太上皇，太上皇也未叫我跪下过。但这感觉就是有些熟悉。

不过眼下情势堪忧，我来不及去弄清这若有若无的熟悉感了。

乖乖跪好后，从帷帐里扔过来一物，落到身前，我捡起来一看，是个小册子，上面记着我在朝堂上的一言一语。

我忽然有点明白眉儿看我的同情眼神了……

“父皇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”我一定要揍他，把我写得这么蛮横专断。

“这是帝王起居注！”太上皇怒我文盲至此。

“……”我揉揉鼻子，垂下脑袋。

“每日除了念叨卤煮，你就不能看看书，让肚里进点墨水？！”

“……卤煮也会被写进起居注？”我惊颤问。

“你以为帝王言行都可如你这般随意？你翻翻这册起居注，记了多少次卤煮……”

我依言翻了翻，再垂下脑袋。

“罢了，不提卤煮。我问你，你今日在朝堂大肆打压世家大族，是谁授意的？”

我怯声怯气：“儿臣自己的主意。”

“你回宫才几日？坐上龙椅才几日？你当真了解天下世族？连世族谱系都未背过，就敢贸然打压！”

我小声辩解：“儿臣只是觉得被轻慢了，想打压一下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滚进来。”

硬着头皮，我起身，揭了帷帘，小步蹭进去。太上皇依旧是柔媚与英武并存，从斜倚软榻改为正坐，漂亮的双目盯着我，神情复杂。我站过去，悄悄看了他一眼，袅袅檀香中，感觉太上皇更添仙姿风韵，不由心道，难怪皇叔会不伦断袖。

“元宝儿，国事若真如你想的那般容易，为何父皇不整治世家，却要留给你？”太上皇语气柔和了一些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也温柔些许。

“儿臣当然知道整治世家不易，但不可因不易就不去解决，否则，朝廷被世家蚕食，皇室便无立足之本。”

太上皇长叹一声：“你小时质朴，天然可藏拙，大了反而锋芒毕露。收拾世家，要待时机，一步步来，循序渐进，不可冒失！父皇问你，天下世家有几大姓、几小姓？”

这个我倒是在臣子们的奏本里看到过，便答道：“世家有四姓，姜、谢、萧、楚四大族，小姓就很多了。”

“四族各居何地？”

“西京姜氏，北府谢氏，南郡萧氏，东都楚氏。”

太上皇坐在榻上，指了指我脚下：“把地上的锦毯揭起来。”

我看了眼脚下不小的范围，整个毯子三四丈宽，不由脑补道：“父皇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得罪了天下世家，让我赶紧卷了毯下黄金逃走？”

太上皇无力地撑住额头，一副悔不该当初生下我的样子。

我吭哧吭哧将这张巨毯从一端卷向另一端，边卷边瞅着地下，黄金没瞧见，却瞧着了一幅地形图。地毯完全被揭开后，一幅巨型地图顿显眼前。地图气势磅礴，九州国土煌煌，殷曜两国界限分明，四边异族赫然在目，更有天下世家盘踞之地。

“元宝儿，见到这幅地图，有何感想？”

我大叹：“原来我大殷幅员这么小，干脆并入大曜算了……”

一枚炒栗子飞来，砸我脑门上，被我接着剥了吃了。原来我爹也喜欢吃炒栗子呢。

“若让你看了九州之外的海域、荒原与海天之端的陆地疆域，你岂不要觉得大殷只不过一枚炒栗子般大？”

我咽下炒栗子，好奇问：“真的吗？海天之外，还有国土存在？”

“天下之大，非独我们所在的陆地，海天之外，尚有未通的疆域。”

“也有人在那里生活吗？他们长什么样子？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吗？”我不由向往。

太上皇托腮：“大概跟我们一样吧，也分诸多国家。我曾在天章阁藏书里读到，古有探险者穿越海域，去过海端国度。”

我坐到榻下，亦托腮：“好想去看看呢。”

“是呢。”

沉静了半晌，太上皇恍惚问：“我们方才在说什么？”

“炒栗子。”

“嗯，还是宫外的炒栗子好吃。”

“是啊，苏琯买的很好吃。”

“你皇叔买的也不错……谁是苏琯？”

“一个美少年。”

“嗯？美少年？”太上皇略兴奋。

“父皇你想做什么？”我警惕。

“……”彻底清醒的太上皇敲了我的头一下，“我们之前究竟在说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地图……”我捂住头上的包。

太上皇一把揪着我的脸，迁怒：“让你乱插话！给我好好看地图！”

怪我咯？

我捂着腮帮，重新看地图，细看之下，发现图上有着重标出的地方，那便是四大世家。而重中之重，浓墨重彩的，却并非为首的西京。

“父皇，北府谢氏为什么与众不同？”

太上皇凝视地图之上的北府：“因为，这地图便是出自北府谢氏谢庭芝之手。”

“北府谢氏谢庭芝？”为什么听起来有些耳熟的样子？

“朕的爱妃，你的母妃！”太上皇叹息一声，被我的蠢劲儿打败了。

“……”先是恍然大悟，再是惊恐万分，吓得我把自己舌头咬到，“母妃她她她也是世家出身？！”

而且看地图上的标记，北府还占据着险要的地形，据北而守。

太上皇很理解我所受的冲击，摸摸我的头，同情地慨叹：“你有一半的世家血脉。”

“外戚世家？”对于这一皇室结构模式，我无力了，三观彻底碎成渣渣，“今日朝堂上，我打压世家，减俸加赋，有没有牵扯到谢氏？”

“你削俸的名录里，两成谢氏子孙。”

“所以父皇才将我叫来训话？”

“不仅如此。”

我趴到软榻上，脑袋埋进靠枕：“朕都是半个世家子孙，那还打压个什么劲儿，干脆与姜谢共天下好了……”

我屁股上顿时挨了结结实实一巴掌，太上皇怒我不争：“为皇为帝，就这么点出息？朝堂上，你不是还挺一意孤行的吗？”

我继续装缩头乌龟，嘟囔道：“那父皇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母妃人都不在了，父皇对谢氏到底什么态度？”

冷不防我又挨了一巴掌：“什么叫你母妃人都不在了？你这个不孝子！再敢胡说，不准你吃饭！即便你母妃暂时没了消息，朕也没想过立即削弱谢

氏地位。正因你母妃人不在宫中，谢氏子弟，也就是你说的外戚，才没敢张扬跋扈。”

为了护好屁股，我不做鸵鸟了，抬起头转向太上皇：“父皇，你是把母妃藏起来了吗？”

提到母妃，父皇就很忧伤，看我就像没娘的孩子：“你母妃下落不明，朕一直在派人寻找，若待一日，你母妃突然回来，却见你将她家族一网打尽了，你说她什么感受？”

“悔不该生了我？”

父皇愈加哀伤：“悔不该嫁了朕。”

我重新抖擞精神，安抚我爹：“不会，能生出元宝儿的母妃，一定是个深明大义의贤妻良母，不会怪我们的。”

太上皇开始追念爱妃：“这倒是，庭芝她高瞻远瞩，看事情鞭辟入里，辅佐朕夺得天下，代朕处理朝事从无纰漏，定然不会囿于家族利益。可，她付出这么多，朕岂能冷面无心打压她的血缘同宗。纵然她不说什么，朕心里却是过意不去。”

我开始觉着我爹太过优柔寡断了，对付世家举棋不定，顾虑太多，这才导致如今世家盘根错节的局面吧。但我又不能做个不孝子，连母妃家族都要对付，只好妥协：“那我们先放着北府谢氏，不削他们了，等母妃回来，我们再做定夺？”

太上皇哀哀叹口气：“也好。”

但如果母妃不会回来了，我们又当如何是好？不过看我爹这儿女情长的模样，这话我是不敢问了。然而，我倒有一个想法。

“父皇，你的炒栗子是皇叔送进宫来的？皇叔人挺好的呀，这么了解父皇的口味喜好！”

“元宝儿，别在你爹面前耍小聪明。你皇叔是你皇叔，你母妃是你母妃。”哀思深切还能一眼将我的小心思洞悉的太上皇，果然还是不能小觑呀。

“可是皇叔他对父皇……”

一颗炒栗子将我的嘴堵了：“我朝禁止皇室龙阳！”

我低着头剥栗子，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可如果是父皇和皇叔，就不是龙阳了呀。”

太上皇一时间没有听明白，待回过味来时，惊愕交加：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我埋头吃栗子：“儿臣出宫去了皇叔府上，见皇叔房里有个小匣子，里面放了许多小孩子的配饰，各个年龄段的都有，但皇叔并没有养孩子的经验。并且，皇叔差点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……”我抬头看一眼太上皇，我爹正脸色不定，“皇叔对父皇不能更了解，我听一个人骂皇叔，说他兄妹乱那个什么……”

我爹毫不留情，一把拧住我腮帮：“你知道的好像不少？”

我可怜兮兮地望着我爹，希望他能手下留情：“父皇，元宝儿可是你生的呢，小心捏坏了……”

太上皇面色复杂，果然捏得轻了点：“既然你这么机灵，那娘也不瞒你了。父皇是个不能公然示人的女帝，因为顶替的是你舅舅的身份。你外公征战天下，膝下有孪生姐弟二人，你舅舅不幸中箭而亡，你外公对外宣称女儿染疾而去。娘便束发代你舅舅出征，在你皇叔的护持下，渐渐赢得些军功，收拢了人心。所以，为娘的女儿身，绝对不能让人知晓。”

听了这一过往真相，我被震惊到。虽然父皇言语中云淡风轻，但以女儿身出征，这其中苦楚辛酸，简直无法想象。

我扑进母亲怀里，环抱住她的腰身：“娘，那元宝儿也要这样瞒世人一辈子吗？将来纳妃迎后，也要让元宝儿喜欢的人做女装扮相吗？”

父皇轻抚我的头：“不，娘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女儿能代父兄出征，也能号令天下，坐镇朝堂，凭什么不能以真身示人呢？有了娘为开国所做的铺垫，元宝儿便不必受此苦了，娘会让你以女帝身份君临天下。”

我听得心中感激，但深知此事不易：“可元宝儿做太子时，便是男孩子扮相，突然变成女帝，朝臣会接受不住，会不会造反呀？”

“你为太子时，朝中势力不明，另有当年太师送入宫中为妃的女儿，诞下了皇子。为稳固你的太子身份，我只得将你从小当男孩子养，唉！可如今情势不同，太师党经由壬戌之乱后，从朝中被连根拔起，其余孽散在民间，不足为虑。皇城兵力在你皇叔手中，你若再能有些政绩，便可以女帝身份封禅改元。”

父皇很有信心地为我规划前程，我却瞅准了一个八卦：“太师的女儿入宫，诞下皇子，父皇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